



豆面

王祥夫

晋陕两地偏爱面食由来已久，用来吃面条的碗也大，民间窑烧的那种蓝花大碗，大小似乎像个小盆子，端这样大的碗一只手不行，要用两只手。以这样的大碗吃面，我想会把上海和广州那边的食客吓坏，上海的葱油面好吃，但碗太小，吃两碗不够，再来两碗好像还不够，但不好再要，怕把旁边的人吓坏。说到吃面条，要想尽兴最好去晋陕，人手一只大碗，谁也别笑话谁，挑面喝汤，此起彼伏，山呼海啸！

我小时候在家里吃面条，家大人总是说：“小点声，小点声，别呼噜！”但直到现在，我都不带一点声音都不出而

把一碗面条吃完，尤其是吃豆面的时候，我就更不会斯文，为什么？因为豆面香！各种的粮食里边，最香的就是豆面。北京小吃之“驴打滚”，外边裹的那一层就是豆面，这豆面最好是先炒后磨，有异香。如果把“驴打滚”外边裹的那层豆面换成是芝麻盐，虽说芝麻要比豆子香，但味道却完全不是那回事！吃“驴打滚”而蘸豆面最好用黄豆，绿豆就不行，绿豆可以做绿豆糕，夏天吃了可以下火。小时候每年夏天母亲都会给我吃几回绿豆糕，甜甜的，干干的，噎嗓子。虽然好像比不上其他点心，但也不错。绿豆还可以做绿豆粉丝，而在山

西，是不吃绿豆粉丝的，纯粹的山药粉丝要比绿豆粉丝更好。

而吃面条却非要用扁豆不可，最好的野扁豆颗粒很小，大小刚好和子弹屁股后边的引火儿那么大，既扁且又不平整，这样的扁豆磨出的面最香。豆面和白面不一样，豆面最好的吃法是上根床振，豆面要和得很稀，上根床振成一个一个小蝌蚪的样子，滑溜好吃。我个人的习惯是喜欢喝豆面汤，民间有句话是：“豆面汤，十里香！”

豆面除了吃面条，蒸馒头也大好，豆面里掺一小半儿白面，蒸出来的馒头没有不开花儿的，颜色虽然不那么白，但真是

香，是一种特殊的香。我现在十分想念豆面馒头，但就是吃不到。小时候，我总是嚷嚷着要吃豆面馒头，那时候吃早饭，把一个豆面馒头放在炉子上烤，烤得黄黄的，味道就更香，这必定是冬天，如果外边凑巧下着雪，捧着一个这样的豆面馒头，一边吃一边守着火炉读一本书，多好。



祥夫言事

秋染西山

钟读花

的麻雀们，时飞时落，喙啄不已。远望之，夕阳下，犹如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一只麻雀，都披上了靓丽的彩衣。蓦然受惊，麻雀们会扑棱棱霍然飞起，飞向远方，飞向晚霞的深处。三五只的花喜鹊，喜欢站立高粱穗头儿，喳喳地叫，好似它们不是为了觅食而来，而只是为了鸣叫而来。“居高声自远”，花喜鹊的叫声，真正是嘹亮，把那个黄昏，叫得脆生生的、甜兮兮的，感觉那个黄昏，如一枚香脆的果实，馨香弥漫。

秋愈深的时候，西山的山草，也红了。

红了的山草，变得异常坚硬，根根挺立，硬如铁丝。人，行走于山草间，擦衣而过，生发出唰唰的声响，亦是异常清脆。山草真红，山草的红有一种红铜般的质感，又似地面上散落着的一块

块岩石，书写着时间的记忆。山草丛中多虫，虫多为鸣虫，最多的是蟋蟀、纺织娘。纺织娘有多种体色，红山草间的纺织娘多为红色，很美，宛如一身红嫁衣的新娘。

黄昏时分，纺织娘叫得最欢，“扎织扎织，扎织扎织……”响成一片，仿佛成千上万的织娘，正在忙碌纺织。若逢明月当空之夜，躺在草丛中倾听纺织娘的鸣声，真是一夜清梦。

行走山草丛中，你还会遇到一株株的山酸枣。秋深了，山酸枣也红了。山酸枣粒粒饱满，粒粒如珠，红玛瑙一般，洋溢着明净的秋光。凝神注目，你还会在山酸枣上，发现一只只的螳螂，螳螂的身体也变黄了，拖着大大的肚腹，在枝叶上蠕蠕爬行，或者干脆潜伏一枝，如老僧入定。

西山秋天，最华丽的一道风景，就

是那沟沟壑壑间的刺槐树。

秋渐深，刺槐叶也都慢慢变黄了，变枯了。枯黄的刺槐叶，在阵阵秋风中纷然凋落，片片如蝶，是金玉之蝶。那凋零的姿态，婉约至美，仿佛美人迟暮，给人一种华龄已逝，颓然不可挽回的莫名伤感。尤其是，骤然一阵大风起，刺槐叶随风飘落，天女散花一般，漫山遍野，填谷塞坑，景象真是壮观极了，遥远处，即能听到唰唰的声响。你会瞠目，你会惊叹——惊叹时令给予人的无奈，惊叹大自然的力量。

某一天早晨，你登上西山，遥望那沟沟岔岔，蓦然就发现，刺槐树的叶片，已然凋零干净，只剩下根根枝条，倔强地刺向天空。

只是，刺槐林间，仍疏落着一团团的红，那是经霜愈红的火炬树——火炬树，依然在坚守秋天，依然在展现秋色。

火炬树，是西山最后的秋色。它在使用它那团团的红，迎接严冬的到来；或许，它还想藉此，来唤醒明年西山的春天……

西山，在村庄之西，故名之。

西山，实在太过普通，实则是一道不高的丘陵，绵延四五里。西山上有瘠薄的山地，山地上种满了庄稼，以高粱为主；不能种地的山坡上，则长满了一种高秆儿的山草；西山上还有沟壑，沟沟壑壑上，生长着高高矮矮的刺槐树。

西山的秋天，是从那一片片的高粱地开始的。

秋渐深，高粱渐红。高粱彻底红了的时候，西山上一派红艳，风一吹，像燃烧的火焰，满西山都洋溢着红红火火的喜悦。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橘红的阳光普照西山，一片片的高粱地流光溢彩，美得炫目，美得惊心。

此时，村人下坡归来，就喜欢在村口站一会儿，不为别的，只为观赏夕阳下的那一片片高粱地。人望西山，高粱红红，人的脸面也被映得红彤彤，仿佛有难以抑制的激情在脸上洋溢。

高粱红了的时候，鸟儿们也降临了。有花喜鹊、麻雀，尤以麻雀居多。麻雀们是喜欢群飞群栖的，降临高粱地



水云间

周文静摄

声声慢

杨崇滨

围依旧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凄悲戚。此情此景，一个“愁”字怎么能说尽呢？

二

而对于我，“声声慢”里，有着故乡温暖的记忆。

农家出生，自小在农村长大。记忆中，乡下的生活总是慢的。吆喝声，鸡鸣狗吠声，邻里互助声，声声入耳。

“卖冰棍喽——”
“磨剪刀嘞，菜刀刀——”
“破铜破铁，胶皮鞋底换糖喽——”
……

乡下“原声态”中，有春声，也有夏声；有秋声，也有冬声；有植物的声音，也有动物的声音。常常萦绕耳边的，还有邻里间的互助声。

我家毗邻的，是五公家。五公早去世，只剩下五太一人独居。“远亲不如近邻”，因了父母平时的照顾，五太对我们家也是关照有加。老天爷的喜怒哀乐都逃不过五太的眼睛。每当天上有细微的不易察觉的雨丝飘落，她都会抬起头，朝我家的窗口喊道：

“阿鲁媳妇，下雨嘞！”

这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赶紧收进晾于窗外的衣物。上世纪八十年代，五太神清气朗，喊声响亮，语速不快不慢。

“阿鲁——媳妇，下雨——嘞！”这还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只是进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的精神已不如先前，语速也减慢了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她提醒的效果。

“阿——鲁——媳——妇，下一雨——嘞！”这依然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一如既往。只是五太的老态日渐明显，故而喊声略微弱了一点，语速又放慢了一些，但这同样不影响她提醒的效果。

那一声声热诚善良的提醒一直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五太的呼吸连同她的关照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

每次回到老家，我的耳边就好像会响起五太的关照声，犹如点点滴滴的甘露注入我的心灵。

三

“声声慢”里，有着父母的牵挂和体贴。

此“里”非彼“裡”

杨刚

街道、社区、乡村、广场、楼宇等等公共场所的名称书写要遵守社会用语用字规范吗？很显然是必须遵守的。对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然更是要遵守地名、街巷名书写的规范，这不仅是对国家法规的敬畏，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敬畏，还是对城市形象和传统的负责。

里，是汉语里的常用字。我国很多城市的地名经常出现“里”字，例如北京有“和平里”，天津有“卫星里”，成都“锦里”，大同有“东风里”“文化里”“幸福里”等等。里，本义是古时居民聚居的地方。最早是指乡村庐舍，后泛指乡村居民聚居。《诗经·郑风·将仲子》就有诗句，“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毛诗故训传》注解道，“里，居也。”俞樾《毛诗平议》注解道，“里，犹庐也。”

里，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里部》：“里，居也。从田，从土。”民众“恃田而食，恃土而居”，所以有“田”有“土”才能生活。有了这些条件，就能形成居民聚居的地方，称之为“里”。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即有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里，也指城邑的廛里、街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街巷里弄。《尔雅·释言》：“里，邑也。”两晋训诂学家郭璞注释，“谓邑居。”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清代经学大师孙诒让解释，“通言之，廛里皆居宅之称。析言之，则庶人农工商等所谓之廛，士大夫等所谓之里。”在“人所居住的地方”这个义项的基础上，“里”字延伸出“故乡”“居住”“为邻”等义项。

里，也是古代户籍管理的一级组织。作为户籍管理的一级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国家，“里”包括的户数并不一样。《周礼·地官·遂人》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也就是说“二十五家为里”。《管子·小匡》载，“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这就意味着五十家为里。《尚书·大传》说，“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这就是说七十二家为里。《旧唐书·食货志上》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也就是说一百家为里。《明史·食货志二》载，“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这就是说一百一十家为里。

从“聚居之地”到户籍管理的“居民单位”，“里”字的基本内涵一直延续，无论是城市里的“里弄”还是农村的“乡里”，都让

人们看到《说文解字》里，居也”词义源头。

我国古代文字通假现象多见。我们在一些文献中就能看到“里”字与“裏”“裡”“理”通假。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说，“里，假借为裏。”意思是“里面，内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悠悠我里，亦孔之瘁。”郭璞注：“里”作“裡”。陆德明释文：“里，如字，忧也”，意即“忧伤”。《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九地》有“九地之法，人请(情)之里也”，也就是宋本《孙子兵法》的“人情之理”。“里”通假“理”，意即“道理，常理”。

不过，“里”与“裡”并不通假。“裡”与“裏”是异体字，虽然这两个字都是形声字，但结构不一样：“裡”字是左形(衣)右声(里)，而“裏”字是外形(衣)内声(里)。“裡”与“裏”的意义是一样的，是指衣服里子、内层。《正字通·衣部》：“裏，或作裡”。《说文解字·衣部》：“裏，衣内也。从衣，里声。”《诗经·邶风·绿衣》有诗句，“绿兮衣兮，绿衣黄裏。”

可以看出，在“里”“裏”“裡”共存的年代里，虽然存在通假或异体的情况，但是在表达“聚居之地”“街坊”“故乡”“居住”“为邻”“居民单位”等本义和引申义时，“里”并不与“裏”“裡”有关涉。因此，街巷里弄等“聚居之地”的名称中出现“里”是正确的用法，符合字义、文化传统。国内诸多城市带“里”的街巷之名也说明用“里”字才合乎规范。

遗憾的是，如今的一些房地产企业在宣传开发的楼盘时错误地将“某某里”写成“某某裡”等。据说这是为了彰显文化内涵，实则显示了缺少文化素养，事与愿违。更为遗憾的是，如此明目张胆地制造社会用字用语错误，损伤了城市形象，尤其是有违诸如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文明城市之类的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努力推进汉字使用规范。在废除异体字时，废除了“裡”字保留了“裏”字。“裏”字笔画太多，书写不太方便，于是在简化汉字的过程中又被“里”字替代了。这样，今天的日常规范汉字使用中只用一个“里”字就够了。如此情形还有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就辨析过不少。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社会用字用语方面还是要按照法律和规矩来，不要将“秀文化”变成“乱写字”，那是很打脸的事情。

桑干晚晴

郭继生

桑干迤迤，
岭上绕白云。

秋风吹苇动，
斜阳草树曛。

鹧鸪天·桂花

溪山清远

碧叶芳丛玉蕊柔，风情袅娜桂姿留。本应境界飘仙客，岂可尘埃混浊流。

琼林美，谷兰羞。花开富贵伴中秋。秋风雁去东篱竹，乡野诗心惬意秋。

秋天的云

吕会香

我不知道
是天的蓝衬托了云的白
还是云的白衬托了天的蓝
那一份明澈
让心情沉静而透明

也有阴云的沉重
也有凉凉的雨
从那里悄悄地出发
但我更喜欢云以轻盈的姿态
在秋的天空自由表达

是微凉的秋风
将云扯成轻纱的模样
那么随意地铺展
湛蓝的天空便成了一幅幅
变幻的写意画

时光悠悠
那个站在土墙上摘云朵的姑娘儿
如今已两鬓白发
而云朵不老
它在每一个秋天书写童话

菊蕴秋香

李凤高

一朵菊，蕴着幽幽暗香，自“五柳先生”之东篱下穿越而来，我捧于掌心，放于胸前，满心虔诚，爱不释手。读之，深谙其恬淡而悠然，逍遥而恣意。

素雅之菊，谦谦君子；玲珑之菊，摄人心魄；柔美之菊，含情脉脉；恬淡之菊，别无他求。

幼时爱菊，出于好奇。观盆栽菊，于寒冬之茅舍开放，或金黄，或深红，或浅紫，窗外雪窗内菊，相映成趣，菊朵似火焰，满室暖香；菊朵似闺秀，雅而不俗。吾崇拜菊，觉其高而不傲，美而善，柔而芬。

青年爱菊，甚喜白菊。悠然浮云连成片，洁白似初恋，纯而又纯，清而又甘，不经意间牵手，无厘头却分手，似流水，如闪电，转瞬不见。唯有现实的菊，依然开在秋天，守约守时，开得灿烂，驻足花圃，笑在田园，绽于灵魂之巅。

中年爱菊，迷上波斯菊。或白、或红、或粉……亭亭玉立，神色悠然。波斯菊虽无“菊花”的名分，却属菊科，有菊之名、菊之美、菊之品。或长于村头、田间、路边，化身俊美村姑，翩然若仙，悠然素美，不施粉黛，令人神往；或驻足厂区花坛，如厂花，给人清新，给人活泼，给人爱多瞅几眼的惬意；或热情奔放，伴舞闹市的喧嚣与嘈杂；或文雅雅致，装点城市的宁静与温馨。

顷刻老之将至，感慨人生金秋，收获丰盛，有菊相伴，心神灿然。岁岁金秋，今又金秋，遍地黄花分外香。恰逢新时代，采菊酿美酒，登高放眼望，祖国好河山，日新月异，开怀畅饮菊花酒，不醉不归；菊蕴秋香，行文性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